

现代俄语 语篇语法学

吴贻翼 雷秀英 王辛夷 李玮 著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екст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商务印书馆

现代俄语语篇语法学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ЕКСТ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吴贻翼 ~~雷秀英~~ ~~王济夷~~ 李玮 著

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得到

“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俄语语篇语法学/吴贻翼等著. —北京:商务印
书馆, 2003

ISBN 7-100-03731-X

I. 现... II. 吴... III. 俄语—语法—研究 IV. H3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328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XIÀNDÀI ÉYŮ YǔPIĀN YǔFǎXUÉ

现代俄语语篇语法学

吴贻翼 雷秀英 王辛夷 李玮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3731-X/H. 942

2003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5/8

定价: 14.00 元

前 言

本书是一部有关俄语语篇语法学方面的专著,同时也可用作俄语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学生、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它有助于学生连贯言语的形成。

20 世纪 60 年代末语篇语言学(又称话语语言学)已发展成为语言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以连贯言语为研究对象的。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一个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往往只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交流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句子所表达的思想通常受上下文或语境的制约。《现代俄语语篇语法学》以语篇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着重研究现代俄语中句子的实义切分、超句子统一体及其实义切分、片段及其实义切分。换言之,俄语语篇语法学主要研究构成俄语语篇中语言单位之间的形态接应和语义接应,也就是研究连贯性语篇的内部构成规律的。

本书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理论联系实际。它不仅系统地阐述了俄语语篇语法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而且还对俄罗斯语言学家不太涉及的问题(如比句子更大的语篇单位的实义切分、片段的界定、片段内的独立句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书在阐述理论的同时,还列举了大量的例子,力求例证翔实。

本书内容新颖。近几十年来,俄语语篇语法学有了不少新的

进展,而这些新的进展至今国内还没有一部著作有所反映,因此反映这些新进展理所当然是本书的任务。

本书重点突出。俄罗斯语言学家对句子的实义切分、超句子统一体等有很多研究,但是对超句子统一体的实义切分、片段、片段的实义切分等就研究得很不够。而这些又是中国人学习俄语的难点。我们从大量的语言材料中总结、归纳出这些语篇单位的结构和语义特征,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因此,本书除对语篇单位进行全面描写外,还侧重对俄罗斯语言学家研究得不够的、中国人又难于掌握的语言现象进行了描写。

本书作者的排列顺序以他们撰写章节的先后为准。他们的分工如下:吴贻翼撰写第一章,第三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一节,第七章;雷秀英撰写第二章,第三章第一、二节,第四、五章,第六章第二节;王辛夷撰写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章;李玮撰写第十四、十五、十六章。本书最后由吴贻翼统稿和定稿。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漏片面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

吴贻翼

于北京大学中关村

2002.10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俄语语篇语言学的建立与发展.....	1
第二节 现代俄语语篇语法学的研究对象.....	5
第二章 实义切分理论的创立与发展.....	8
第三章 句子与表述	15
第一节 句子与表述	15
第二节 表述既是语言单位,又是言语单位.....	18
第三节 表述的类型	22
第四章 实义切分	25
第一节 实义切分的概念.....	25
第二节 主位/述位 已知/新知 已知/述位.....	30
第三节 主位和述位的类型及结构.....	37
第四节 实义切分的形式表达手段	40
第五节 上下文独立句和上下文从属句	50
第六节 不可切分句	54
第七节 句子的形式切分、实义切分和语义切分.....	63
第五章 词组的实义切分	72
第六章 简单句的实义切分	78
第一节 陈述句的实义切分	78

第二节 疑问句的实义切分	82
第七章 复合句的实义切分	88
第八章 超句子统一体的研究简史	95
第九章 超句子统一体的概念及其特征	99
第一节 超句子统一体的概念	99
第二节 超句子统一体的特征	101
第十章 超句子统一体的结构	105
第十一章 超句子统一体的句际联系及其类型	112
第一节 超句子统一体的句际联系	112
第二节 超句子统一体句际联系的类型	125
第十二章 超句子统一体的实义切分	131
第十三章 超句子统一体与段落	137
第十四章 片段的概念	141
第一节 片段的定义	141
第二节 片段内的独立句	145
第三节 片段的基本特征	153
第四节 片段的结构	158
第五节 片段的界限	161
第六节 片段与段落	165
第十五章 片段的语义联系和结构联系	169
第一节 片段的语义联系	169
第二节 片段的结构联系	186
第十六章 片段内的实义切分	215
参考文献	233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俄语语篇语言学的建立与发展

语篇语言学(textlinguistics,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又称话语语言学。它的理论基础是于 20 世纪初由捷克布拉格功能学派所奠定的。他们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人们进行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他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因此,主张研究语言要与人们进行交际的具体言语环境联系起来。布拉格学派在音位学、语法学和语言学理论方面提出了很多创见。其中特别是马捷齐乌斯(V. Mathesius, В. Матезиус)创建了句子实义切分(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理论。他指出:“有必要把句子的实义切分同句子的形式切分区别开来。如果形式切分是从语法要素的角度研究句子成分的话,那么句子的实义切分就是研究句子以何种方式与上下文的具体情境发生联系,而句子也正是在这种具体上下文的基础上形成的。”[25] 对于句子的实义切分俄罗斯的语言学家维诺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作了肯定,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人尝试摆脱赤裸裸的形式—逻辑的窠臼来研究这类语言现象了。譬如捷克语言学家马捷齐乌斯曾经主张把

句子的一般形式—语法分析即结构分析和实义切分区分开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更深刻地理解俄语的表情手段(其中包括词序)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9]

20 世纪 20 年代波兰籍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提出了“语境”这一术语。他认为一种语言基本上植根于说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社会生活和习俗。不参照这些广泛的语境便难以正确理解语言。他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类。英国语言学家弗思(J. R. Firth)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语境理论。他把语言看成是“社会过程”,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为方式”。他试图把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结合起来。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把语言中各个有意义的方面与非语言因素联系起来。他扩展了语境的概念,指出,除了语言本身的上下文以及在语言出现的环境中人们所从事的活动之外,整个社会环境、文化、信仰、参与者的身份、经历,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等,都构成语境的一部分。随后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提出了“语域”(registers)这个术语,并指出,“范围”、“方式”、“交际者”是语域的三个组成部分。他的所谓“语域”实际上就是“语境”。他还提出了接应理论,他把句子与句子之间的接应关系分为内接应和外接应,内接应又分为前接应和后接应。这一理论揭示了句际间的内在联系,不仅对研究句际联系、句际连接手段有指导意义,而且是研究连贯性语篇内在规律的基础。这些语言学家的理论对语篇语言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中语篇语言学进展较为缓慢。这主要因为这门学科还没有引起各国语言学家的重视。还因为当时

欧美的结构主义理论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正风靡一时,成为各国语言学家研究和争论的焦点。

直到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语篇语言学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德国语言学家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语篇语言学”这一术语就是德国语言学家瓦恩里希(H. Weinrich)于 1967 年提出来的。德国语言学家德莱斯勒(W. U. Dressler)撰写的《语篇语言学导论》、斯米特(S. J. Schmidt)的《语篇理论》等著作,对语篇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他们把语篇语言学看作是一门研究正确交际的科学。

俄语语篇语言学是于 20 世纪中叶时起逐渐在俄罗斯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60 年代,是俄语语篇语言学的开创阶段。40 年代末、50 年代初一种大于句子的结构引起了俄罗斯语言学家波斯彼洛夫(Н. С. Поспелов)、菲古罗夫斯基(И. А. Фигуровский)、布拉霍夫斯基(Л. А. Булаховский)等的重视。他们一方面研究连贯语篇中句子的交际组织;另一方面又研究言语链条中大于句子的单位——复杂句法整体(сложно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е целое),并初步揭示了它的本质、地位以及在结构和语义上的特征。从 50 年初以后到 60 年代对它的研究比较缓慢,进展不大。在开创阶段俄罗斯语言学家把复杂句法整体看作是“语篇”(text, текст),并把这一研究局限在句法的范围内,因此称之为“大句法”(макросинтаксис)。尽管如此,对复杂句法整体的研究已开创了俄语的语篇语言学,并打破了传统句法把研究局限在句

子范围之内的框框。

第二阶段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由于语篇语言学在世界上已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俄语语篇语言学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把以前看作是句法单位的超句子统一体(сверхфразовое единство)(即复杂句法整体——作者注)现在看作是构成语篇的单位。他们认为,超句子统一体是由表述(высказывание)链构成的。表述是指在某一交际情境中能起交际作用,报道现实中某个事件或情景的、语义上完整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言语单位。这阶段俄语语篇语言学的研究主要局限在系列句子或超句子统一体的范围之内,很少涉及整个语篇作品,因此,有人把这样的“语篇”称之为“小语篇”(микротекст)。这期间对俄语语篇语言学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超句子统一体,如索尔加尼克(Г. А. Солганик)的“现代俄语的复杂句法整体(散文段)及其形态”[53]和《句法修辞学(复杂句法整体)》[50]、谢利曼(Т. И. Сельман)的《句法修辞问题》[44]等。(2)句子的词序、句子的实义切分,如科夫图诺娃(И. И. Ковтунова)的《现代俄语(词序与句子的实义切分)》[16]、克雷洛娃(О. А. Крылова)和哈夫罗尼娜(С. А. Хаврони́на)的《俄语词序》[18]、拉斯波波夫(И. П. Распопов)的《现代俄语中简单句的结构》[39]、洛巴诺娃(Н. А. Лобанова)和戈尔巴奇克(А. Л. Горбачик)的《俄语词序》[20]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语言学家阿达麦茨(Р. Adamec, П. Адамец)的《现代俄语的词序》[1]等。(3)句际联系,如洛谢娃(Л. М. Лосева)的“句际联系研究(段落与复杂句法整体)”[22]等。

从 80 年起进入了俄语语篇语言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对它的研究出现了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研究向纵深发展。语篇的概念

已从系列句子或超句子统一体扩大为整个言语作品,因此被称为“大语篇”(макротекст)。研究对象涉及构成语篇的各个单位,即句子、超句子统一体、片段(фрагмент)、节(глава)、章(часть)、全文。如索尔加尼克 1997 年出版的《从词到语篇》[51]等。过去实义切分限制在句子的范围内,而现在扩大到了更大的语篇单位,如系列句子或超句子统一体等。佐洛托娃(Г. А. Золотова)在 1982 年的《俄语句法的交际观点》中认为,语篇或小语篇中主位(тема)和述位(рема)在结构—语义上具有同型性和同一性,从而指出,话语中存在着优控述位(рематическая доминанта)。[14] 在 1992 年的《俄语交际句法》中克雷洛娃提出了语篇的超主位(гипертема)和超述位(гиперрема)。[17] 这说明了俄语语篇语言学正在探索在更大的语篇单位中进行实义切分。另一个趋向是研究向分科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独立学科。如修辞学方面有索尔加尼克《语篇修辞学》[52]、奥金佐夫(В. В. Одинцов)《语篇修辞学》[30]等,语法学方面有莫斯卡莉斯卡娅(О. И. Москальская)《语篇语法学》[28]等,语义学方面有诺维科夫(А. И. Новиков)《语篇语义及其形式化》[29]等。

参加俄语语篇语言学这门学科建设的主要有俄罗斯的语言学家;当然,也还有其它国家的俄罗斯语文学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阿达麦茨、达涅什(F. Danes, Ф. Данеш),中国的王福祥等。

第二节 现代俄语语篇语法学的研究对象

“语篇”这一术语在不同语言学家的著作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有的语言学家认为语篇只指书面语言,不包括口头语言。他们却

用“话语”(discourse)来指口头语言。而有的语言学家则认为,语篇既指书面语言,又指口头语言。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就持有这一观点。本书采用这一看法,用“语篇”这一术语来指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

什么是语篇?语篇是言语作品。它既可能很短,只有一、二句话,如一句口号、一张便条、一个谜语(Еду, еду—следу нету)等;也可能很长,洋洋万言以上,甚至几百万字的言语作品,如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但是,我们通常把语篇理解为长短不一、结构和语义完整的话段或文段。它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由多少不等的句子组成,既可能是超句子统一体,也可能是片段、节、章、全文。有的语言学家却认为语篇就是超句子统一体。作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这一理解过于狭隘。难道片段、节、章、全文不是语篇吗?有的语言学家把这种看法称之为“小语篇”。看来,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语篇语言学以连贯性语篇为其研究对象。这门学科打破了以往语言学只局限在对句子和小于句子的语言单位进行研究的框框,而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扩大到语篇,也就是对句子以及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即超句子统一体、片段、节、章等进行研究。语篇语言学研究构成连贯性语篇的语言单位的语法、语义和语用关系。仿照符号学的三分法,即研究符号之间形式关系的句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关系的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关系的语用学,语篇语言学也可分为三门分支学科:语篇语法学、语篇语义学和语篇语用学。语篇语法学主要研究构成语篇的语言单位之间(如句子之间、超句子统一体之间、句子与超句子统一体之间、片段之间等)的形态接应。语篇语义学侧重研究构成语篇的语言单

位之间的语义接应。前二门学科都是分析构成语篇的内部因素的。而后一门学科语篇语用学则研究构成语篇的外部因素,如情境性、目的性等问题。

《现代俄语语篇语法学》主要分析、研究连贯性语篇的内部构成规律。连贯性语篇是有其内部构成规律可循的。从人类思维的过程来看,人们通常把已知的信息作为话语的出发点,把未知的信息作为话语的核心。因为人们有所未知才有话语。否则话语就没有必要了。由此可见,从已知的信息到未知的信息,通常是信息传递或信息排列的规律,也是人类思维的规律。这一规律就是连贯性语篇构成的内部规律。既然俄语语篇语法学是研究连贯性语篇内部构成规律的,那就是说,它不仅要研究连贯性语篇的形态或结构,而且还要涉及其语义。这主要因为连贯性语篇的结构或形态与语义是密不可分的,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

总而言之,现代俄语语篇语法学是研究构成语篇的内部规律的。具体地说,是研究实义切分的,揭示连贯性语篇从左到右、从未知到已知的线性规律;是研究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超句子统一体、片段、节、章等的结构、语义特征的,是分析它们的句际联系或成素间联系及其类型的。

第二章 实义切分理论的 创立与发展

实义切分理论是由捷克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创始人之一马捷齐乌斯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创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理论得以在世界传播并逐渐认同。不过,实义切分这一现象早已被发现并引起语言学界的注意,但因传统上将其纳入逻辑学或心理学范畴,没有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系统研究。马捷齐乌斯的实义切分理论,像一把钥匙,解决了长期困扰语言学家的句子的词序问题,促进了现代语言学——句法学、语篇(话语)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等学科的发展。

对实义切分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18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下半叶。最早提出实义切分思想的是法国和德国学者威利(А. Вейль)、巴托(Ш. Бато)、阿杰伦格(И. Аделунг)等等,他们主要研究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词序规律。如:阿杰伦格在研究各种语言词序规律时把主语—谓语结构称作“自然词序”(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порядок слов),而把谓语—主语结构称作“人为词序”(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порядок слов);并将这两种结构中占据首位的句子成分均称作“主体”(субъект),主语—谓语结构中的前置主语称作“自然主体”(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субъект), 而谓语—主语结构中的前置谓语称作“人为主体”(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субъект), 并提出了“主要概念”(главное понятие——即后来所使用的术语“主位”)这一术语。他还指出, 具有这一功能的不仅仅是主语, 而且还有其他句子成分, 如补语、时间状语等。这些句子成分是“人为主体”。[17, 第 62 页] 早在 1844 年, 威利在有关古代语言及现代语言词序比较的书中写道: 句子的形成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这些规律性与句子的交际功能有关。[48, 第 705 页] 威利还曾指出: 主语是表述的出发点, 谓语是表述本身; 主语通常占据句子的第一部分, 谓语占据句子的第二部分, 不过, 占据句子第一部分的不仅是主语, 它还可能是其他任何执行表述出发点功能的句子成分。威利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 即占据句子第二部分的表述本身是听者所“不知”的, 是“新知”。[17, 第 63 页] 可以说, 这一阶段对实义切分的实质尚无统一认识, 也尚未提出统一的概念和术语, 但已经具有了较为明确的观点: 句子成分的语法特征并不仅限于构成句子的词形功能; 印欧语系的词序规律并非与句子的形式语法切分有关, 而是与主、述位关系有关。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 是研究实义切分的第二阶段, 此阶段又可称为心理学阶段。其代表人物是加别连茨(Георг фон-Габеленц)、帕乌利(Герман Пауль)、斯兰斯基(В. П. Сланский)、福尔图纳托夫(Ф. Ф. Фортунатов)、别什科夫斯基(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等等。他们从语言心理学角度对实义切分思想加以阐释。如德国学者加别连茨把“言语对象”(предмет речи)——言者意识中的“第一概念”(перв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称为“心理主体”(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убъект), 把“第二概念”(втор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对心理主体的描述或说明称为“心理述体”(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едикат)。他认为,这两个要素不一定与语法形式有关,而且任何一个句子成分都可以起到心理主体和心理述体的作用。[16,第18页]另外,有的学者把这两个要素分别称为“心理主语”(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подлежащее)、“意义主语”(смысловое подлежащее)和“心理谓语”(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казуемое)、“意义谓语”(смысловое сказуемое)。[16,第18页; 1,第18页]德国语言学家帕乌利还指出:最重要的句子成分是具有最强重音的心理谓语;每一个句子成分都可以成为心理谓语,关键在于什么是“旧知”,即上文讲过的内容,什么是“未知”。在俄罗斯语言学界,赞同此思想的是福尔图纳托夫和别什科夫斯基等。福尔图纳托夫使用“心理判断”(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суждения)或“思维中的句子”(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 мысли)以区别“语法句子”(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或“言语中的句子”(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 речи),并特别强调:对语法句子进行的语法分析应严格区别于心理判断或思维中的句子。而别什科夫斯基对“心理判断”的理解有别于福尔图纳托夫:“心理判断”不仅在思维中,而且在言语中。他对言语韵律语调的研究几乎接近实义切分思想。遗憾的是,他认为所研究的问题是在语法研究的范围之外。[16,第18页]

总之,在第二阶段中,语言学家就句子的词序、语调、逻辑重音、语义切分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但由于从纯心理学角度加以解释,将实义切分现象排除在语法框架之外,即没有从语言学角度分析研究,故未能揭示出这一现象的实质。另外,语言学家们对句子的形式语法结构和交际结构问题并未达到共识。[17,第64页]

第三阶段为20世纪上半叶,这一阶段与捷克著名语言学家马